



# 苕麻地女人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黄梦露

遥远的石林村外有一片苕麻地，飞蓬、紫云英、马齿苋都不长，直愣愣长出一片无人看管的微绿苕麻，那些攀树附地的旺盛野草家族在这片地里甘拜下风，懊恼地叫嚣着重来！重来！声音凄美婉转，缠在桉树梢顶，青山上的花草荣枯四季轮回，可我的年少却无法重来了。

## 苕叶板的滋味

往事是丝织品，失忆是一把锈刀，每当我忘记一个人，那件华丽的礼服上就落下一块疤痕。回忆的钝痛磨出一道血迹，它告诉我，这片山坡上，曾经有一个人，她就这样用苕麻编织一个故乡。

从李家村到陈家村的六十里路，是出嫁、是送嫁、是回家、是入土，是她漫长岁月七十载里走过的最遥远的距离。嫁人之前，她没有走出过李家村，嫁人之后，她没有出过陈家村。

出嫁前，她每天都要去割草，除了父亲，她和兄弟姐妹还有母亲都要去，背着修补多次的竹筐，每天只早不晚踏上山路去找新鲜的野草。春天的山野最丰盛，那是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时节，泥巴路、山雾起、斑鸠鸣，野草在整片山坡冒头，在这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大多数能果腹。

父亲最喜野韭，生在山岩下，往往要翻开厚厚的落叶在大石块下细细摸索才能发现，这种野菜十分不易得，家里很难吃上一回。姐姐最爱茼白，也叫野蒜，用平常腌咸菜的方法腌制，用来下粥吃，可惜也很难遇到。母亲什么野菜都喜欢，说得上名字的就有蒲公英、马齿苋、侧耳根、灰灰菜等，叫不上名字的数也数不清。

其他不能吃的草被割回来喂牲畜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浪费的。那些苦中作乐的岁月，就属母亲最能看得开，把柑橘想象成名贵水果，把红薯吃出鸡肉味，把最不起眼的野草做成一道让她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吃食。

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母亲的样貌、性格还有手艺。一道清明时节祭拜先祖的糕点——苕叶板，青团里面除了艾叶粿，就属苕叶板最有滋味，那是她少女时期朝思暮想的东西，既能喂饱自己又能满足馋意的不可多得的食物，以至于很多年后，她逢人便说这是一道最爱的菜，面对大江南北各式糕点也只是蜻蜓点水不肯多吃，年少不可得之物，成为一生所求。

亭亭玉立的少女出嫁，生儿育女，家中的担子也在一天天变重。家里除了丈夫每天去地里忙活，自己也要拿起背篓上山下田，她熟悉陈家村的山坡和河道，熟悉每一片立在河滩上的白鹭，熟悉荒野里面偷偷生长的苕麻。借着月光回屋，苕麻的长势可喜可贺，过不了多久就会丰收，新叶和嫩茎都用来做苕叶板填饱八口人的肚子，剩下的都会尽数切碎丢进猪槽和鸡棚，一棵苕麻的归宿，圆了一个家庭温饱的梦，一个少女走到母亲，已学会了如何撑起一个家。

## 外婆的故事

月光下，陈家村的苕麻喂饱了饿肚子的人，它沉默地生长，沉默地献身于时代，土地哺育了它，它也给了村庄最好的报答。

外婆去世的三天前，我又缠着母亲讲

了一遍外婆的故事。一段少女和苕麻的不解情缘，在陈家村的土地上悠扬，母亲知道，现在我也知道。外婆临终前已经无法说出完整又清晰的话，甚至有一条腿已经无法平直地靠在床榻上，白发梳了好几遍，眼色昏暗，她执意把塞满苕麻的香包攥在手里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，她一直在说话，可惜在场的儿女没有一个听得清，在众多的字眼中，我唯一捕捉到的只有一个词：妈妈，妈妈……外婆早就没有妈妈了，如今我的母亲，也没有妈妈了。我的外婆，要和她的母亲相见了。

血水干涸，代表她生命的迹象随着喇叭吆喝声消失在茫茫山岗上。

雾气抹掉腥味，风把纸钱吹进山坳里，喇叭声送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我知道从哪里去坟前更近，只是要路过一大片苕麻地，那里没有多少庄稼田，那里只剩一大块玉米地。年少的身体从来不听大人的提醒，我故意去走那条荒无人烟的石子路，八岁的我学会了如何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去面对至亲之人的亡去。我抱着一把我最爱的鸢尾花，还有一张绣好的早春图，慈祥的她端坐在绣布的最中央，彩线都是极其艳丽的色彩，绯红、石绿、郁金、紫蒲，这样绣出来的才算是生动。

我照例去坟前磕头，身体蜷曲、膝盖着地、手心向上，额头一遍遍触碰新鲜的泥土。这时候的香烛烧得最旺，我的鸢尾隔着火光扭曲舞动，烧出一股浓烈的青草味，那绣画在烛火上一点点变为灰烬，终于烧进了阎罗殿，到了她手里。

喇叭声犹在耳畔，我的外婆，一个笑盈盈的女人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

埋葬在她年少时驻足的山坡上。那时候的离别对于我来说，是一场盛大的目送，披麻戴孝、敲锣打鼓、杀鸡宰羊，我成为那个打火把的孩子，从清晨曦曦的日光里一路护送她，直到她躺在地下，再不能言语，再不会问我：要不要吃苕叶板。

苕麻地上长出了一个坚韧不拔的女人，多年之后，她静静地躺在苕麻地下。这里来过一群又一群少女，收割一茬又一茬的苕麻，或为吃食、或为织麻、或为嬉闹。一次远行，是嫁娶，另一次远行，是送殡。外婆就这样目光烈，月光柔，早出晚归讨生活。一生不算波澜壮阔，只是柔情细水。



# 烟雨边城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成志

诗描述：“蜀道有近时，春风几处分；吹来黔地雨，卷入楚天云。”赏景读诗，入眼入怀。细雨中，踏着古街的青石板路，悠闲地这里看看，那里望望，生怕错过每一个景致，想要验证是不是像《边城》里写的那样神秘和美丽、闲情逸致和幽雅舒心。

“凭水依山筑城，近山的一面，城墙如一条长蛇，缘山爬去。临水的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，湾泊小篷船……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河街，人家房子多一半着水，一半在陆，因为余地有限，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”，这是沈从文记忆中的边城，直到今天，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依然还是如此引人入胜。

2008年我曾来过洪安古镇。如今故地重游，在密集的脚步声和小店里的叫卖声中，还能看见熟悉的街巷和木楼，还能听见淳朴而亲切的笑声和话语，远望河中的翠翠岛和对岸茶峒古镇，心生无尽感慨，这意境中的边城，只适合在细雨中慢慢阅读。

冒着细雨，我们漫步古街，前往拉拉渡口。这临河古街，到处都是吊脚楼，鳞次栉比，高低错落，许多都是百年老房，房基墙高，石头垒砌而成。这古街、古楼历经岁月洗礼，沧桑而具年代感。被无数人踩得清幽发光的青石板，用其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悠悠古韵，行走在其上发出清脆悦耳声音，充满节奏韵律。

一条西水河，连接着湖南茶峒和重庆洪安两个古镇。千年古渡，又叫茶洪渡口，千年来承运着湘黔渝边区过往行人客商及货物。码头不远处，有一栋灰白的两层建筑，那是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的指挥所旧址。码头边，还耸立着一座红色牌楼，上面写满了红色语句，仿佛在述说那些岁月沧桑。

渡口边，往返于湖南和重庆渡口的游船异常忙碌，拉拉渡船上游客众多，河岸泊有许多乌篷船，静静地相互依偎着，没

有一丝喧嚣；河水中，几十只乌篷船，在舢舨有节奏的摇摆中，带着游客在水波荡漾的河中穿行。此情此景，不由得让人心平气和，抛却一切杂念。

傍晚时分，准备过渡时，雨点突然密集飘洒，游客四处奔散躲雨，我们只好在河边一吊脚楼上避雨等船。在楼上远观近望湖南的茶峒边城，河边吊脚楼外一排排红灯笼点亮，水中倒影点点，河面篷船穿梭，烟雨蒙蒙、远山如黛。拉拉渡船在楼下与别的小船缓缓行驶，仿佛时光倒流，将边城小巧玲珑般的美丽和婉约，勾画得明丽美妙，颇有江南水乡的景象。

登上渡船，船头两端各一船工，手持一尺来长的木质扳索工具，攀缘钢缆移动，慢慢牵引渡船横渡。钢缆与拉船木之间摩擦声音很特别，“吱呀”“吱呀”节奏感和船水声，美妙自然。

眨眼工夫，渡船就到了对岸。登上茶峒古街，古街深巷已灯火通明，夜晚的茶峒比白日更安静，缥缈细雨中，深幽的街道华灯初上，吊

脚楼与河上的画舫皆一片辉煌。

夜深，茶峒的雨竟越下越大，我们没带雨具，只好在翠翠饭店的阁楼看雨、听雨、望景。人们说，喜欢听雨的人有一颗玻璃心，单纯，透明，没有尘埃，如雨珠一样纯情。

11月茶峒的雨，是江南中最具代表性的，细密、冰凉，淡雅却不失端庄，多情却从不柔媚。伫立阁楼木窗前，听雨声，听溪流声，听岛上翠翠的盼望与情深，听老黄狗低吠与哀伤，听雨珠滴在堤岸垂柳的欢心、跳跃在乌篷船上的喜悦……细雨润湿了阳台以及我的心，我在雨中眺望风景，看风景的人们，可曾看见我。

雨停了，走出翠翠饭店的阁楼，放慢行进的脚步，沉浸于《边城》之中，凉意风中，多少都能感念到“等一城烟雨，渡一世情缘”的境遇和情怀。



洪安古镇边城景区

湘西边城神奇、壮美，令人心驰神往。

读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，那是中学时期的往事了。故事中主人公翠翠与天保、傩送之间委婉凄美的爱情故事，缠绵心头，久久挥之不去。边城的人情质朴、秀丽风光也清晰浮现，多年来弥漫脑海与心底，让人难以忘怀，就连翠翠的那只黄狗，也飞奔而来。

到洪安古镇作短暂停留，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，寻梦文学大师笔下美丽边城的独特山水、异样风俗和浪漫爱情，跟随沈从文先生的文字体验边城温暖的人文情怀。

我是第二次来这个一脚踏三省的边城小镇。淅淅沥沥的雨点飘然而下，洒落在脸上，凉飕飕的。踩着湿漉漉的石板路，来到西水河边，好奇地打量着河面上穿梭来往的游船和对岸错落有致的古镇，以及薄雾环绕、邈邈黛色的山景。再往前一点，是“鸡鸣三省”和一脚踏三省（重庆、湖南、贵州）的界碑。大家打趣取乐、欢声笑语，没人在乎衣衫湿漉，没人在乎时间流逝。

一路走来，最迫切的是寻找小溪、白塔、翠翠岛、拉拉渡口、乌篷游船，寻找翠翠、老船夫、黄狗等，当然还有“结实如小公牛，能驾船、能泅水”的大佬天保、二佬傩送。

循着稀疏人群踏足西水河边，远山近溪，西渝东湘，毗邻黔贵，近处古城古楼静穆矗立，远处高速公路横跨山谷。清代有